

HUNCI
婚刺
瑛子
作品
上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HUNCI
婚

瑛子
♡
作品

上
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对号入座者自找座位。

刺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婚刺 / 瑛子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5436-8850-6

I. ①婚… II. ①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31520号

书 名 婚 刺

作 者 瑛 子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（266061）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（传真）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 liuyaohui0532@126.com

特约编辑 吕增芳

封面设计 厶 介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（700mm×980mm）

印 张 32

字 数 47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8850-6

定 价 45.00元（全二册）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，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：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上册

第一部 缘起……001

第二部 情变……101

第三部 炼狱……196

下册

第四部 谜局……237

第五部 复仇……295

第六部 重生……4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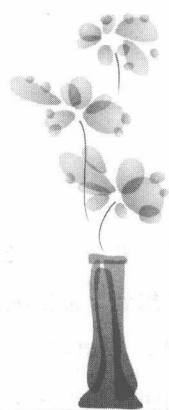
尾 声 501

婚姻是本难念的经 504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HUNCI
婚刺



第一部 缘起

“又活过来了，嘿嘿。”他在心里自嘲，“这场祸闯得真够大的，以为这就要玩完了，没想到上帝拒绝接收……”

重新睁开眼睛，汤煜峰第一眼看到的，是一片阳光。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带着恋人般的明媚和温暖，染亮了半个房间。

一滴泪从眼角悄悄滑落，他浑然不觉。他的目光被窗台上的那片阳光吸引。在这片阳光里，他第一个想到的，是那个名叫紫月的女人。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她，但这个淡淡的名字，从半年前开始，就已经铭刻在心。

此时此刻，她成了他最想见的一个人。

这个想法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
“世界如此之大，却只有一人与你匹配。那就是，程小姐。”

这是谁说的？医生？妈妈？

程小姐就是程紫月。

不得不承认，对他来说，她是唯一的。没有她，他眼前就不会再有这片阳光。

无菌舱外，清楚地看到儿子醒来，汤妈妈朱雅莉的表情说不清楚是喜还是悲。她的嘴唇在动，似乎在和儿子打招呼，又似乎在冲着儿子喃喃细语。隔着无菌舱的玻璃，汤煜峰听不到妈妈的声音，但可以通过口型判断妈妈要表达的意思。妈妈在鼓励他：“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好起来了……”他从被子底下伸出一只手，冲妈妈做一个OK的手势，动了动嘴唇，给妈妈一个微笑。他竭力让这个微笑和往常一样，灿烂一些，再灿烂一些。

那是一个让妈妈感到放心和宽慰的微笑。

半年内做了两次手术。当时的他躺在病床上，面色苍白，高烧持续多日不退，浑身上下的关节都痛，心脏火烧火燎，消化系统也出现感染，吃不下任何东西，因为胃已经不能正常工作，喝口水都会吐出来。医生判断，如果不尽快接受骨髓移植，随时都可能出现内脏衰竭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，甚至七岁的外甥、七十五岁的爷爷和七十六岁的奶奶，分别到医院做了检查，却无一人能与他匹配。

命悬一线的关口上，好消息在一个晚上传来。经过中华骨髓库再一次仔细筛选，终于找到同在山东的一名志愿者与他的骨髓相匹配。这名志愿者叫程紫月，家住青岛。工作人员联系上她，她当即表示愿意捐献救命骨髓。那一晚，汤家人相拥而泣。200多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从青岛紧急送往济南，第一次移植手术顺利进行，徘徊在鬼门关的汤煜峰重返人间。

汤家奶奶流着泪，一次次念叨，“程小姐是我孙子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们整个汤家的恩人，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她啊。”汤家三次派人前往青岛，想要向程紫月表达“重谢”的诚挚意向，却不料连她的人都没有找到。谢绝见面，谢绝透露个人资料，态度很坚决，不留任何回旋余地。汤家又向中华骨髓库打听，工作人员以必须尊重捐献者个人隐私为由，最终连程家住

址都没告知。

汤煜峰术后恢复良好，就在汤家人庆幸他重获健康的时候，距上次手术不到半年的时间，状态不错的汤煜峰为了向自以为康复的身体发出挑战，瞒着家人尝试游泳，不幸引发重感冒，造成免疫系统功能骤然下降，病情复发。

汤家人忐忑不安，担心志愿者拒绝进行二次捐献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中华骨髓库再次向程紫月发出求救信息时，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二次捐献的决定。听说她的决定遭到来自父母的坚决反对，事情僵持了一周左右。对汤家人来说，这七天无疑是痛苦煎熬的七天。汤父汤泊夜夜失眠，白发骤添。汤母朱雅莉唇边起了一圈火泡，连续七夜没有睡过囫囵觉。汤家奶奶血压骤升，差点儿住进医院。汤家爷爷天天吃不下饭，一周下来瘦了一大圈。直到第八日早晨，在程紫月的不懈坚持下，程家父母终于妥协。程紫月在母亲的陪伴下，走进青岛一家医院的血液科采集室。得知消息的汤家老少，又一次喜极而泣。

一月后，汤煜峰出了无菌舱。

半年后，汤煜峰恢复如常。

初春的阳光抚摸着眼前的世界。花朵，绿叶，诗意盎然，活着真好。汤煜峰忍不住又一次默默道：“眼睛里看到的这一切，花朵的娇艳，绿叶的翠嫩，都是那个捐献者帮我赚回来的。”

这时候，他忍不住再一次想象：那位程小姐，长的什么样子？

至少应该有着阳光一样明媚的笑容，花朵一样动人的眼神吧？

汤煜峰打开百度网页，输入“程紫月”三个字，搜寻出数百条含有这三个字的信息，逐条审阅，没有发现与捐献者程紫月相关的信息。半年内向陌生人两次捐献骨髓，媒体对此事却无报道。其实并不奇怪，连受捐者的谢意都不肯接受，怎么会同意媒体大肆渲染报道？她又非公众名人，也非商政要客，百度里找不出相关词条，也算常事。

他关上电脑，但并非放弃寻找紫月。如果一件事稍遇挫折就罢手，就改变初衷，那么汤煜峰这个名字最好改写。信息满天飞的时代，找一个活生生

的人，根本算不上难事。就算难事，这世上，还有什么可以难得倒连死神都拥抱过的他？

他动用了一些久未使用的人脉资源。虽然过程曲折，也不过费了几天工夫，便拿到了程紫月的个人基本信息：手机号码、QQ号码、邮箱地址以及家庭住址。另外，还有她的职业，杂志编辑。一份不知名的市级小杂志，小到在网上没有专属的主页。

2

这眼神，原本如明月般皎洁。此时此刻，却一反常态地暗淡无光，仿佛刚刚历经了风雨的摧残，眼眶里还涌着透明的水滴。这些水滴，不，这泪滴，宛若一把把失控的小锤子，吧嗒吧嗒地，把紫月的心都给砸碎了。

紫月开着车，女儿坐在副座上。从学校放学到现在，整个回家路上，女儿花蕊般的小脸始终枯蔫着。在学校受了什么委屈？紫月了解自己的孩子犹如了解自己掌心的纹路，橙橙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哭哭啼啼。紫月将车拐到一条人少车稀的小路上，靠边停下，解开安全带，将女儿揽在怀里。

“宝贝，告诉妈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紫月侧着头，心头火燎一样的疼凝结在视线里，注视着女儿精致如瓷的小脸蛋。

橙橙抬起泪眼，肩膀一抖一抖，萎靡着，不说话。

紫月心里噼里啪啦燃着莫名的火星子。

“说话呀，妈妈要急死了。”紫月用细长的手指抚去女儿的泪水。

“黄老师……她……”橙橙咬咬嘴唇，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。不再掩饰的哭声里，掺杂着积蓄多时的伤心和委屈。

第二天一早，紫月先开车送女儿到学校，后到单位处理些工作，利用午休时间，驱车来到女儿就读的小学，与班主任黄老师见了面。黄老师叫黄婉萍，大约比紫月小两岁，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身材高挑，容貌姣好，肤色白

净，说话的时候，唇边隐现一缕笑意，笑得蛮好看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声音也柔和，看上去，属于“我见犹怜”的类型。

就在昨天，橙橙被调了座位。从第二排的中间座，调到第五排的靠边座，靠近教室门口，课间休息时同学们的身影进进出出，投过来的阴影便在橙橙眼前闪来闪去，把橙橙的天空给闪阴了。一整天橙橙都想不通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第二排坐了半年，一直坐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不让坐了？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？又惹老师不高兴了？老师真的不喜欢自己了？讨厌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橙橙无心听课，无心学习，心里压了块石头般，压得她神思涣散，心情抑郁。

黄婉萍不失礼节地接待了程紫月。班主任和学生家长，两名年龄相近的女人，面对面坐在黄婉萍的办公室。

“橙橙妈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你也要支持我的工作。这次完全属于正常的座位调整，一个教室就那么大，教室中部前排的座位是有限的，边缘的座位是偏一些，可总得有人坐。都要坐中间、坐前排，全班四十八名同学，那也不够啊。你放心，班上的座位平均半年做一次小调整，前后调，左右调，相互轮流，就是为了防止斜视、近视，让每一位同学都能感受到公平原则。我希望每位家长也都能理解我。”黄婉萍眼神清亮亮的，态度不温不火，语言不卑不亢。

紫月陪着笑脸，“黄老师，橙橙这孩子，眼睛有散光倾向。医生特意叮嘱过，斜着看东西啊，从过远处看东西啊，坐姿不端正啊，对这个散光问题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坐边缘位置，孩子天天歪着脑袋或斜着眼睛看黑板，这是大隐患，我怕引视力方面的大问题。像这种特殊情况，还是请您特殊照顾一下啊。”

紫月是独生女，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家庭条件优越，从小培养了骨子里的傲性子。平日里，看不顺眼的人，从来不会多看一眼。就连单位里的领导，有才无德的，无才无品的，哪怕左右自己前途发展的顶头上司，也不放在眼里。但自从做了母亲，自从女儿当了学生，在女儿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面

前，紫月连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了，斟酌词句，小心翼翼。

黄婉萍面带微笑，耐心解释，“入学后第一次家长会我就说过，要是孩子视力不好，斜视啊，近视啊，赶紧看医生配眼镜，否则勉强强地念书看东西，眼睛只会坏得更快。一个教室也就巴掌大的地方，远一点、近一点，偏一点、正一点，实际差别没有多大，都离讲台不远。打个比方吧，教室里的座位，就好像一个棋盘，上课的老师不是固定在讲台上不动，老师会在‘棋盘’上不时地走动，每位学生都会照顾到，听课效果不会受位置的影响。家长完全没有必要草木皆兵，斤斤计较。可是在你们家长眼里，非要把座位分为两类：好与不好，不好的座位都不愿坐，坐了就有意见，就找老师。一个班集体，特殊情况的学生不止一个，如果每位家长都来找，我这工作还怎么开展？如果家长一找，我就给调座位，这班上还不得三天两头调座位？学生还怎么安心念书学习？”

紫月道：“黄老师，你看，我不是夸自家孩子，橙橙这丫头确实挺爱学习的，入校虽然也不过半年多工夫，可她认真学习的劲头，连我都自叹不如。一个学习的好苗子，眼睛确实不太好，您能照顾就适当照顾一下，我们做家长的，一定会记着这个情儿的。”

黄婉萍平静地说道：“橙橙同学确实很优秀，可在我们这儿，是不赞成按成绩排座位的，就是怕对孩子心理健康没好处。你不会不知道，入了这个学校，进了这个班，哪位同学不是好苗子？你自己也清楚，橙橙身高稍高于同龄孩子，当初按照身高排座位，是要排到最后一排的。可当时刚排了座位，你们家人就找来了。她奶奶找来说了两次，看在老人家一把岁数的分上，我把橙橙调到了第二排。坐了好座位，你们倒是满意了，可一个同学在一个座位上坐久了，对其他同学就不公平了。我们每半年调一次座，也是根据学生的个头、视力、性别，包括特殊情况，通盘考虑。这次没有把橙橙调到最后一排，已经算是很照顾了，你们也要体谅我的难处啊。”

这是个重点小学，这个班是这个小学的实验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重点中的重点。学校给这个班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力量，每位家长都是削尖脑袋才把

孩子送进来的。橙橙进这个班，也是紫月父亲拐弯抹角托了关系，才如愿以偿的。

紫月忧心道：“可是孩子觉得坐在门边不舒服，我担心这会让她产生心理障碍啊。”

“那个座位离教室门还有一段距离，不存在坐在门边之说。就算是离门近一些，如果坐在门边就会产生心理问题，你们做家长的就要多花点心思了。孩子为什么这样脆弱？是不是你们对孩子照顾不够，平时心理引导跟不上？”

紫月无言以对。

黄婉萍继续，“您放心，孩子既然送到学校了，学校就会负责任。我们做老师的，会千分之一千地尽力！每个进了我这个教室门的学生，我都是一视同仁的。”

紫月无功而返。

3

连续两个晚上，晚饭都是草草收场。没有人吃得下。

座位问题不是个大问题，如果孩子愉快地接受了，倒也没什么。老师说过，前排和后排，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带，只有轮流坐，才能保证对每位同学都公平。可橙橙自从这次调整了座位，就彻底萎靡了，特别沉默，动不动就陷入沉思，以前的活泼劲儿，根本找不到了。要么一言不发地独自一人看动画片，要么低头玩玩具。有时玩着玩着就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停下来，开始凝神琢磨什么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早熟模样。

这就是个大问题，大事情。才不过七岁，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，就已经多愁善感了。紫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心里不光急，还疼，疼得要出血。不光紫月，全家每一位成员都是。橙橙的笑容不见了，在赵家，谁都笑不出来了。

一般吃过晚饭后，本是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，一边看综艺节目一边说说笑笑的时间。可是这个晚上，在这个家庭里，气氛完全不一样了。孩子的事，是家里的头等大事。为了帮橙橙调节情绪，爷爷赵洪波放下饭碗就牵着孙女的小手出门了，来到小区的花园，找橙橙的小伙伴。橙橙的小伙伴是一只宠物狗，邻居养的“泰迪”，叫“妮妮”，每天晚饭后定时出来溜达。橙橙只要一看到妮妮，多烦恼的事都会丢到一边去。

家里剩下的几个人，沉默着，空气的温度仿佛降了N摄氏度。紫月坐在沙发上，赵斯文坐在另一只沙发上，夫妻彼此对望一眼，两双不同的眼睛，装满相同的忧心。

婆婆郑绪芳从卧室里走出来，额头左上角贴着创可贴，右手拇指和食指间捏着一张卡。这种卡大家都熟悉，淡雅的紫红色，卡面做得精致，用烫金工艺印着大型购物中心的专用标志，在指定的几家连锁商场，当现金使用。郑绪芳走到儿媳跟前，将卡递到她手里，“紫月，你明天再跑一趟，单独找一下黄老师。这是一千块，让她赶紧把座位调回来。”

紫月眼里是不愿掩饰的抵触，“又要送钱？为什么？”

紫月没有接卡。

郑绪芳将卡丢在儿媳面前的茶几台面上，“为什么？为了我吗？你自己的亲骨肉你不上心，非要我把老骨头亲自出马啊？送钱你不愿意？我不光不愿意，还痛恨呢！可为了孩子，该割肉时你必须得痛快割肉啊！”

紫月张张口，欲语还休。

橙橙的泪眼犹在眼前，无助的眼神刀子一样绞着母亲的心。

郑绪芳在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沙发上坐下来，抬手指指额角的创可贴，叹了口气，“紫月啊，我要不是出这个意外，这副样子见人不方便、不礼貌，也怕吓着老师，这事也轮不着你出面。我知道你脸皮薄，求个人跟要命似的，可现在这不是没办法吗？这次你必须得出手，找老师再谈谈，一天都不能拖，赶紧把事儿给解决了。”

紫月望了一眼婆婆脸上的创可贴，也不由叹了口气。两天前郑绪芳穿高

跟鞋出门买菜，在菜市场不小心踩到香蕉皮，摔了一跤，差点破了相，敷了云南白药，贴了创可贴，连续两天没出门。

紫月把目光投向丈夫。

赵斯文眉毛拧着，一口接一口地喝茶，什么也不说，也不与她的眼神对接，似乎在思考，也似乎正在拿什么主意。

郑绪芳瞅一眼儿媳，“你别瞅他，他一个大男人，这事他出面不合适。办事情，该男人出手由男人出手，该女人出头就得女人出头，有的放矢，才能万无一失。我琢磨过了，黄老师是女人，和你年纪又差不多，女人在一起好说话，针对孩子你尽量跟她碰出些火花，争取些情感支持。”

紫月皱皱眉，“我今天早上去过了，谈过了，没效果。”

郑绪芳道：“有效果还要第二次跑吗？有些事不是跑一次两次就可以解决的，多跑几趟才见诚意，磨破嘴皮有什么用？得给点实惠的。老师也是人，也吃五谷杂粮，也有七情六欲。你要懂得投桃报李，礼尚往来。你花个小钱，买个踏实，抚养孩子，方方面面的投资避免不了。只有情感和物质双管齐下，才能事半功倍啊。”

紫月不接婆婆的话，脑子里翻江倒海的。

橙橙上幼儿园时，读的是外资私立园，双语教学，一个月费用上千。幼儿园明文规定老师不许收红包，收红包就要被开除。老师们一个个很敬业，也很爱岗，所以当家长的没有送红包的习惯。进了小学，听过来人讲，“懂事”的家长都会适时合宜地给老师一些“表示”。

紫月不适应，婆婆却很世故，无师自通，适应能力相当强。女儿入小学这才半年，经婆婆的手，给班主任已送出两张卡。头一次是刚入校，因为孩子个头稍高，座位给安排在了最后一排，郑绪芳情绪波动相当大。在郑绪芳的观念里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如果不是调皮捣蛋老师不待见的，就一定是差生了。学龄儿童刚入校，成绩还没排名次，凭什么给排到最后？就因个头高些？为了调个好座位，也为了增进和老师之间的感情，打好师生关系基

础，郑绪芳自作主张送去一张五百元的商场购物卡。

郑绪芳的理由是，家长给老师送购物卡，就像病人家属给医生送红包。虽然老师没有什么暗示，更不可能明着跟你要，但这规矩你不能不懂。刚入校，老师和家长不熟悉，你交了学费把孩子往学校一送就以为万事大吉，对老师不闻不问，一点友好不表示，孩子不被重视那就怨不得别人。哪行没有潜规则？咱之所以甘愿被潜，不图别的，只图个孩子受重视，父母放心。你打听打听，亲戚、朋友、邻居，凡家有小孩正上学的，不送的有几个？时代变了，现在不同于以前了。以前人穷，都不送，老师也就一视同仁，不会厚此薄彼。现在人家都送，你不送，这样高低就出来了，远近也出来了。你不重视老师，老师还能重视你？再说了，别的家长送了，孩子受老师厚爱和关注，你家孩子怎么办？老师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她还有多余的精力照顾你的孩子吗？这样，你的孩子免不了要被冷落，被边缘化。你的孩子压抑着，你心里就舒服？不就几百块钱吗？在哪儿省省不省出来了？家长吃点苦没关系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孩子遭罪了，受委屈了，那你罪孽可大了去了。

事实证明婆婆还是有远见的，没多久橙橙果然被调了座位，正数第二排，教室正中间，邻座还是个文文静静的乖女孩。乖女孩父母都是政府公务员，家庭条件好，教养也好。橙橙与乖女孩相处融洽，没几天就成了好朋友，每天放学回家都开开心心的。

第二次送卡，是橙橙进入小学后的第一个教师节。教师节前突然有一天，橙橙回家皱着眉头，一副被霜打的样子。原来在校园里碰到班主任黄老师，橙橙恭敬地问了一声“黄老师好”，可老师居然没看见似的过去了。橙橙以为老师没听见，又抬高声音重新问候，黄老师缓缓回过头，看了橙橙一眼。这次橙橙确信老师看见她了，也听见了她的问候。可老师的眼神却是冷淡的、漠然的，像看一张桌子或者一把椅子。老师只是淡淡地扫她一眼，嗯了一声，就走过去了。因为老师那个冷冰冰的眼神，橙橙忐忑了一整天。

当时，紫月以为孩子太敏感，多心了，或许老师那天家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，或许工作上遇到麻烦或者不如意，那冷淡一定不是针对橙橙的，劝

说橙橙别在意。橙橙倒听劝，很快就不再在意。不久后过教师节，郑绪芳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表示一下，便又自作主张送去一张五百元的购物卡，悄悄地塞给老师。塞完了回家，抱怨现如今世风日下，教学风气不正，教书育人的老师一个个都被染坏了。抱怨完了，气就顺了，因为橙橙反馈消息，老师又给她笑脸了。郑绪芳认为那张卡起到了作用，觉得那钱花得值了。

婆婆送了就送了，紫月虽然不赞成，但明面上也没反对。心里却是别别扭扭的，对这位老师也就保留了一点看法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。孩子好了，家长才能好，一切才能好。老师辛苦育人，呕心沥血。既然过节了，作为家长，表达一下谢意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只要日子顺风顺水过下去，孩子平安快乐长起来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，任何不愉快的小疙瘩都可以甩开，可以忽略不计。

紫月怎么也没料到，这么快又调座位。从“好座”调到了“劣座”，成了孩子的心结，几天没调整过来。孩子的心结，在家长这里却掀起了风暴。

郑绪芳继续苦口婆心，“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孩子坐在前排，坐中间，都想让孩子和学习好的学生坐一起。教室里的座位是死的，好座的数量也是固定的。老师照顾了别的孩子，就没办法照顾你的孩子。她动了你的孩子，一定是有别的家长使了‘魔法’。在眼下，这个魔法，不是钱还能是什么？我知道，紫月啊，往外送钱咱不舒服，只要孩子能舒服，当家长的有点儿不舒服又能怎么样？紫月啊，钱又不让你出，你跟谁置气呢？你愿意你闺女在学校里永远被遗忘在黑暗角落，你愿意看你闺女天天回家来哭鼻子抹眼泪？啊？”

眉头紧蹙的紫月，忍不住愤怒起来，“妈，不是谁出钱的问题，关键是送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？如果只有钱才能解决，那我问你，这个无底洞什么时候可以填满？橙橙入小学这才半年，前面的路还长得很。入学要送，过节要送，调个座位要送，老师说每半年座位调一次，调一次你送一次？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我不想惯她这毛病！”

郑绪芳一时被噎住，可转瞬又开始振振有词，“一次两次可以，你只要工作做到位，我不信她能一而再、再而三动你孩子！她一个女人家，脸皮能有多厚？不怕人唾沫星子淹死她？”

紫月克制不住心中突突直蹿的火气，“如果老师真把家长当成提款机，下次就不一定是座位问题，还不能找别的理由？妈，你已经送过两次了，老师的坏毛病就是这么给惯出来的。她是不是觉得橙橙家长很有钱？有钱就可以想法子祸害？我们这是送孩子去上学，光明正大地接受国家教育，学费、杂费、服装费、生活费，该交的都交过了，哪一笔都没少一分，为什么还要再偷偷摸摸给老师送？谁给她的权力领了国家工资还要收家长红包？我不是吝啬这点儿小钱，我们家不差这个钱，我就想不明白，我就是对这种丑恶行为特别痛恨，深恶痛绝！不送！除非孩子将来长大了有能力回来看望恩师，送点儿礼物表示感恩，在这之前我不会替她送，现在不送，任何时候都不送，一个子儿也不送！”

郑绪芳抬高声音，“紫月你别这么死脑筋，这事你想不明白也得明白，眼下就这么个风气，凭你一个人的气量还想改变是怎么的？你孩子在人手底下，而且一读就得六年。我提醒你，得罪谁也不可以得罪班主任，要不然不会有好果子吃！”

紫月继续痛斥，“问题必须解决，但不能用这种方式。我不想得罪她，但也不能走邪路，走远了，再想拐回来就更累了。孩子的学习环境一定要通过一次次暗中交易来买吗？买出来的环境，把孩子放进去能放心吗？孩子在里面能学好吗？这种事要给孩子知道了，孩子会怎样看她妈妈，怎样看她的老师？还怎么让她学好？”

“别吵了！”一直沉默的赵斯文突然开了腔。

郑绪芳和紫月都愣住。

赵斯文朝母亲道：“妈，我不赞成你。送，只能解决一时，解决不了根本。”

郑绪芳瞅着儿子，“你说什么是根本？怎样又能解决根本？”